



新中國百科小叢書

聞一多

勉之著



新中國書局發行



新中國百科小叢書

多 一 聞

勉 之 著

新中國書局

1949

聞 一 多

著 者 勉 之

出版者 新 中 國 書 局

（東北現名光華書局）

發行者 新 中 國 書 局

北平 天津 石家莊

濟南 徐州 開封

蘭州 瀋陽 哈爾濱

版權所有，不准翻印

一九四九年七月再版 一壹萬册

目次

- 一 人民英烈聞一多……………一一
- 二 古老的家……………四
- 三 少年書生……………九
- 四 新的環境……………二二
- 五 有意義的日子……………二五
- 六 出國……………三二

七	複雜的心思	二五
八	憂鬱和失望	二六
九	轉變興趣	三三
一〇	鑽入舊紙堆	三六
一一	脫離了人民的生活	四三
一二	看到了人民的苦難	四六
一三	開始了貧困的生活	五一
一四	等待『奇蹟』的來臨	五五
一五	恍然大悟	六一

- 一六 清算過去的生活態度…………… 六五
- 一七 『手工業』和火烈的論文…………… 六九
- 一八 走上人民的道路…………… 七三
- 一九 獻身於民主運動…………… 七六
- 二〇 反對內戰，呼喚和平…………… 八二
- 二一 爲了人民，視死如歸…………… 八七
- 二二 聞一多倒下去，千萬人站起來…………… 九一

一 人民英烈聞一多

聞一多，這個多麼熟悉的名字呵！人民尊敬他，人民憶念他，因為他是人民的戰士，他勇敢、誠懇、熱情，愛人民甚於愛自己，終至為人民犧牲自己的生命。

他是個詩人，是個學者，又是個鬥士，他用嘴，用筆，喊出人民的痛苦，喊出人民的要求；一個人喊不中用，領導學生來喊；光是學生喊不中用，領導青年來喊；光是青年喊不中用，他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，領導人民來喊。於是，學生、青年、工人、民衆，萬口同聲的喊，要求民主，要

求和平，反對獨裁，反對內戰的聲音，響徹了全中國。

反動派恐赫他，他不怕，國民黨特務要暗殺他，他說：『我早就準備這一天，加緊工作。』從白天到夜晚，他用嘴，用筆，用兩條腿，繼續工作，加緊戰鬥，不屈不撓，把生命貢獻給人民。

終於，他真被反民主、反人民的蔣介石匪幫暗殺了。

他死了，但永活在人民的心上；他倒了下去，換得千萬個人民站了起來。人民永遠景仰這位英烈。

但是，聞一多不是生來就受人民景仰的。他的一生，從書獃子到浪漫詩人，到研究古董的學者，到生活在人民中，為人民服務的民主鬥士，是一條光輝燦爛，但也曲折迂迴的道路。在這條人民的道路上，聞一多永遠

在改造自己，永遠在追求真理。所以他的一生，是一個轉變的過程，是一個壯烈的故事，這一本小書，就是講這個壯烈的故事的。

二 古老的家

五十年前（一八九九年）的十月二十二日，聞一多誕生在一個古老的家庭裏。

這個家庭，在湖北浠水縣的一個小三角洲上；那裏是巴河和長江的交接點，叫做巴河鎮，有肥沃的土地，是一個富庶的地方。

巴河鎮有好些讀書人，前清時代，出過不少舉人進士之類的「功名人物」。

聞一多這個古老的家，也是「書香門第」，一個大家庭。有着衆多

的叔伯嬸母，兄弟姐妹。祖先的經營積蓄，留給他們不少的房屋和田園。

前輩們頭腦古舊，都是用死板的老法教育子弟。他們相信傳統的「家法」，他們要維護家族的「光榮」。因而要督促下輩上進，要把下輩管束得沉默寡言，循規蹈矩，不許高聲叫唱，不許盡情歡笑。把兒童活潑天真的個性，都磨滅了。

聞一多的父親比叔伯們更精幹，更嚴厲，他是前清的秀才，勤勞儉樸，舉動尊嚴，不隨便出門，不隨便言笑。他精研四書五經之類的舊學問，嚴格地遵守舊禮儀，而且要孩子們都要學他一樣，孩子們實在很怕他。

在他的腦子裏，『宗法』是尊嚴的，時代在變，老人家的思想却永遠不會變。聞一多出生不久，科舉制度廢止了。但這老人家仍舊着重科舉的內容，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『精華』，那可隨便廢棄。因此，他教育兒孫，四書五經，八股對策，是必讀的課程。親自講解，命令孩子背誦，不能背誦，要受責罰。當他看見孩子們安安靜靜，規規矩矩的在他面前，他便感到十分高興。

聞一多在這樣古老的家庭裏長大，他六歲進了私塾，讀的是三字經，幼學瓊林，爾雅和四書。後來又請了一個先生到家裏來教，那位先生思想比較新，教的是國文、歷史、博物和修身等課本。十一歲那一年，他到省城（武昌）去上學，入了兩湖師範附屬小學，同時還補習一些英文和

算學。

他脫不了傳統教育的束縛和影響，在『家法』的嚴厲管教下，他失去了兒童應有的活潑和天真，成爲一個『老成』的少年。

但是，古舊的教育方法，結果還是失敗的，因爲它違背了時代。孩子們被束縛，心理充滿了埋怨，無形中形成反抗的思想，長大了多半成爲舊傳統的叛徒。

• 7 •

聞一多也是如此，在舊教育面前，他雖然比一些同輩都更順從，他靜靜地接受管教，非常『安份』，非常『拘謹』，但這不是他的本性，所以在以後，他終於回復了自己的個性，——天真、任性、坦白、直率、熱情、勇敢的個性。——當他脫離家庭的束縛以後，拘謹書生變成了浪漫詩

人，最終他回到人民中去，和人民共甘苦，同憂患，父親給他的教訓，傳統給他的影響，被他摔得粉碎了。

三 少年書生

在嚴厲的家教下，同輩的孩子們，都不免偷懶、嬉戲，但是開一多却很規矩，他聽從父親的管教，很少和同輩兄弟們一同嬉笑，很少有什麼父親所不喜歡的舉動。每逢新年，門外耍龍燈，或者平時，門外來了花轎，孩子們都跑出去看熱鬧，他總是一個人坐在書房裏，讀書或者畫畫。當夏天的中午，汗濕透了衣服，他手裏拿着書；傍晚時分，在油燈底下，蚊子咬着他，他一手拿扇子趕着，一手還是拿着書。有一次，他站在天井裏看書，蜈蚣爬上他的腳，人家喊他，他不管，替他趕走，他還怪人家打

擾他。

他已經成爲一個書獃子，可是這樣的書獃子，正是父親所喜歡的，長輩都稱讚他，說他是個聰明懂事的孩子。因此，同輩兄弟都嫉忌他，譏諷他。但他也不覺得難過，因爲他喜歡書本，喜歡安靜，所以管不了人家的奚落和譏笑。

這樣，他養成了寧靜的態度，培植了好學的習慣，父親得意了，但是他却犧牲了活潑和童真，犧牲了書本以外的知識——更寶貴的知識。

一九一三年的春天，清華學校留美預備學校招生，那時清華還沒有改稱大學，這個留美預備班，是八年畢業的。父親在省城看到這個消息，他老人家覺得：科舉既已廢止，士大夫子弟要上進，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機

會。他便連忙趕回家鄉，決定送兒子去投考。

聞一多的文才，得到主考人的賞識，考試成功了，這給他一個很大的鼓勵。同時，他的姨夫高老先生，很看重這個好少年，把女兒孝貞許配給他。聞一多就帶着興奮的心情，離開了古老的家庭，告別了美麗的故鄉，去到遼遠的北京，開始他新的生活。

四 新的環境

清華園在北京的西郊。園內有小溪板橋，高樓大廈。周圍的風景，清幽美麗，那真像個「世外桃源」。因為是美國人辦的，裏面的生活習慣，都在力求符合美國人的標準。侵略者榨取了中國人民的血汗。再吐回一些脂膏，給這些年輕的學生們，這是一種類似譏諷的優待。學生們在那裏，享受着寧靜和舒適的生活，好像脫離了人世的苦難。

十五歲的聞一多，來到清華園裏，新鮮的生活，和在家裏所過的完全不同。那裏是來自各地的青年同學。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習慣。生疏的

環境，使這個十五歲的孩子感到茫然。他雖然慢慢地適應了新的生活，但心裏總存着一些抑鬱。

清華學校的功課，除了國文之外，大部份的時間，是講授英語，灌輸美國文化，作遊學美國的準備。

好學的聞一多，這時候會接觸了一種新的東西，那就是梁啟超等人的文章，那是主張『維新』的，他用一種崇拜的心情讀着，由於這些文章的影響，他單純的頭腦中，初次懂得了『政治』這個名詞。但這些並不是啓發他的思想。他所憧憬的，是那異國的美麗情景。

他漸漸學着英語，英語幫助了他，他能够直接閱讀西洋的著作了。在西洋的文學作品中，他發現了新的天地；發現了有趣味的的生活。這種生

活，和他那封建家庭裏的生活。是有天差地別的。於是，他把節餘下來的時間，完全傾注在西洋文學上。由於文學的引導，他又看到了西洋的美術，西洋的音樂。他崇拜着一種抽象的「美」，多少年來抑壓和潛伏在心底的熱情，至此奔發出來了。這個拘謹書生的心靈上，已經有了浪漫的色彩了。

五 有意義的日子

清華園是安靜的。

那是一個小天地，開一多在這個小天地裏，渡過了他的青春，從少年長成爲青年，整整九年的光陰。

這九年裏，世界在變，中國在變。歐洲打了一場大戰；俄國無產者的革命勝利了。中國在鬧二次革命，軍閥官僚在公然賣國，人民在苦難中，現實是醜惡極了。青年學生們不能忍耐了，他們發起了擴大的行動，這就是要求民主，提倡科學，鼓吹新文化，『外抗強權，內除國賊』的五四運

動。這運動以北京城爲中心，熱烈地開展起來。

清華園的圍牆雖然高厚，但也擋不住時代的呼聲。雖然一部份同學在躊躇着，恐怕參加了運動，會受處罰，會失去他們留學的機會，但聞一多不能壓制自己的正義感，鼓吹新思想的書報又鼓勵了他，當許多同學還在觀望不前的時候，他用他的文才，寫了一首滿江紅詞，號召同學們響應五四運動。在一個深夜裏，他把這首詞，貼在飯廳的門上。

第二天早晨，飯廳的門前擠滿了同學，他們用驚訝的、興奮的、各種不同的情緒，注意地讀着聞一多的號召，聞一多緊張地注視同學們的表情，終於他心裏感到喜悅了，因爲，他知道這個號召已經發生了影響。

清華的學生，開始了神聖的工作，聞一多被選爲學生會的書記，擔任

擬寫標語、傳單、宣言的工作。他緊張得廢寢忘餐。以後他說：這是在清華最有意義的日子」。

學生運動一天天的開展起來，清華的學生參加遊行，對抗賣國軍閥。聞一多必須留在校裏，加緊做他的書記工作，所以不能出去參加遊行，他很不安心，當參加遊行的同學回來的時候，他在他們的身上，看到被軍警傷害的創痕，於是他流下了純潔的眼淚。他爲了沒有參加那偉大的行列，因而心裏感到慚愧。同學們都安慰他，他留在校裏擔任重要的工作，和參加遊行，有同樣重大的意義。可是他自己却始終感到遺憾。以後他曾這樣說：『衝鋒陷陣站在最前線的，才是最勇敢的人，』而他自己的工作，『是最容易被貪生怕死的人，當作逃避責任的藉口』，因此他始終不誇耀自

已對工作的貢獻。

五四的風潮漸漸平息下來，但是，又一次的戰鬥開始了。這次戰鬥，對青年聞一多的骨氣和人格，是一次重要的考驗。

學校的『主人』，在風潮平息以後，開始要懲辦『不規矩』的學生。聞一多和一些領導這次運動的學生，都被注意了。

這時已經是一九二一年，聞一多這一班學生，應該出國了。學校突然公佈了一個命令，對這一班同學，經過正常的考試後，還要無理的加一次『特別考試』，同學們對這種無理的刁難，決定反抗，大家聯合起來，都不參加這種侮辱性的考試。於是，學校發出了更大的威脅，誰拒絕這次考試，就要開除，全體拒絕考試，就全體開除。這不過是威脅而已，同學們

繼續反抗下去，威脅不能成功，於是就用利誘，學校又公佈了一個新的辦法，辦法是這樣的：能夠向學校悔過的同學，照樣可以保送出國，不向學校悔過的，就要留級一年，作為警戒。很明顯的，這是分化同學們團結的一種陰謀。

這時候，就是一部人，爲了自己的利益打算，出賣了團體，他們向學校投悔過書了。聞一多堅定地，不顧一些同學的誘惑，不顧家庭對他的責備，他寧願留級一年，不作那無恥的舉動。

這件事，在全班同學裏，劃分出人格的高低，這種考驗是準確的，當時急於呈遞悔過書的，後來多成爲反動派的幫兇，那些寧可留級，不願沾污人格的，多成爲進步學者或民主戰士了。

那些自私的人們出洋去了，聞一多和其他的一些同學，懷着憤怒和驕傲的心情，停留在清華園裏。

聞一多愛祖國，愛人民，威武不屈，富貴不移的性格，在這個時期，第一次表現了出來。

六 出 國

一年很快地過去，現在到了一九二二年，這一年他可以畢業了。在初春的二月，他回到了久別的家鄉。

在家裏，他和他的姨妹高孝貞舉行了婚禮，自然，一切要按照舊習俗，但他反對『拜堂』，只要行三鞠躬禮。

高女士是湖北女子師範學堂的高材生，接受過新文化思想，他們倆不會有過來往，締結婚姻是出於『父母之命』，但他是滿意的，對這位過去不會熟悉的伴侶，他懷着熱愛。

新婚後不到兩個月，他又抑着依戀，離別了家庭，來到北京，繼續他就要結束的學業。

夏天，清華園的學生生活結束了。他再一次回家之後，就開始了遙遠的出國旅程。

他登上了輪船，輪船向無邊的海駛去，故鄉、妻、異國、有趣的生活、美麗的遠景，在他的心中交織着，他懷念，他遐想，他興奮。

到了異國，他對祖國的懷念更心切了。他寫信給朋友說：他想念『中國的山川，中國的草木，中國的鳥獸，中國的屋宇……中國的人。』

在美國，聞一多先在科羅拉多州研究外國文學，以後進了芝加哥大學又轉入珂羅拉多大學，都是專學美術。他帶着中國文化的遺產，到了另一

個國度，接觸了那裏的文化，他比較，他學習，他研究，他瞭解了西洋文藝中許多不同的派別，熟悉了許多作家的生活，他看到了充滿生命力的西洋彫刻，珍貴的西洋壁畫。他又接觸了西洋的音樂，那複雜的音調，動人的節奏；還有歌劇裏的偉大場面。於是他想：我們四千年的古國文化，和別人比起來，是顯得多麼枯燥，多麼貧乏，多麼落後呵！

他學習到西洋的『浪漫主義』，他回憶着二十四年受抑壓的生命，真像一場惡夢，現在，他已經發現了自己的個性，發覺了自己是自己的主人。一團烈火，從他的心中迸發出來，現在他再不是一個拘謹書生，而是一個浪漫主義、唯美主義的詩人了。

在清華園讀書的時候，他就開始寫文章，做詩，現在，他更用充沛的

創作力，寫成了有名的紅燭詩集。

他感到中國落伍，他希望中國進步。他雖在海外，但常常和國內一部份青年作家通訊，討論着文學和藝術上的問題。

聞一多感到：要鼓吹新文藝，必須努力去創作新的作品，因此他要更深入地去研究學問。

七 複雜的心思

在遼遠的異國，聞一多非常懷念新婚的妻子，因為她正在遭受家庭的拘束，他時常寫信去安慰她，但父親却認為這是『越軌』的舉動，把他的信件都沒收了，使兩個青年懷着痛苦的心情，長久地憶念着。他到美國半年的時候，他的第一個女兒誕生了，可是他不能立刻得到這個消息，直到好久以後，父親才在信的結尾上，順便地告訴他這件事，聞一多明白，這是重男輕女的表示，如果他的妻生了男孩，那末父親的態度就不會這樣冷淡。因此，他更加痛恨那曾經壓迫過自己，現在又壓迫着妻兒的舊傳統

了。

異國的生活，並不像他幻想的那樣美麗，至少在美麗的背後，充滿了更多的醜惡。他看到了種族間的歧視，美國人充滿了自大狂傲的神氣，中國的僑胞多半是做苦工的，雖然他們的勞力，幫助了美國的繁榮，可是他們還是被美國人輕視。看了這些情形，聞一多心裏充滿着憂鬱。有很多華僑，是以洗衣為業的，因此美國人常常問中國學生道：『你的爸爸是洗衣的麼？』許多同學受不了這種侮辱，聞一多想：洗衣為什麼就下賤呢？這時，他作了一首洗衣曲，道出洗衣華僑的痛苦，諷刺美國人對洗衣華僑的歧視。留學生們，雖然在美國人面前，得到一些平等，但是勞苦華僑是在受人侮辱，整個國家是被輕視，他心裏覺得矛盾，這矛盾會激起他民族主

義的情緒。

在異國生活着，聞一多的心情極度複雜，不但有上面所說的那些矛盾，而且，他一方面崇拜西洋文化，嚮往西洋『有趣味的生活』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對中國的一切，懷着深深的依戀，從小的地方說，他不喜歡穿洋裝，吃洋菜，而喜歡穿長袍，吃中國飯菜。東方人的生活，和西方人不同，他還是喜歡東方的。他已成爲一個西洋浪漫派的詩人，但他依然帶着中國『文人』的氣質。

這時候的思想，和他以後的生活，是有很大的影響的。

八 憂鬱和失望

在美國整整過了三年，一九二五年的夏天，聞一多回到他長久思念中的祖國，這時的中國，正當大革命風潮即將到來的時候。

他在上海耽擱不久，就回到老家。那裏除了父母兄弟，和他新婚不久就離別了的妻子以外，還有他不曾見過的女兒，已經會說話會走路了。

在家鄉度過一個暑假，他就帶着妻兒，到北京藝術專科學校去。他担任教務長的職務，附帶在北京大學教幾個鐘頭課。

這時有個文學團體，叫做『新月派』，多半是從外國回來的詩人，還

有一些科學者、政論家，合起來開了一間『新月書店』，出版自己的著作。聞一多也是有名的『新月派』詩人之一。

『新月派』的作品，不能表現人民大眾的生活，他們的思想，局限在小圈子裏，歌頌浪漫，談論玄妙的哲理。所以『新月派』的文學主張，不能受人民大眾的歡迎。但對當時的新文藝運動，也多少盡了一點啓蒙的作用。聞一多的文筆，樸實嚴謹，不像『新月派』其他文人（如大家熟悉的徐志摩）那樣賣弄風流。

聞一多懷着熱烈的希望，回到祖國來，可是他所看到的，仍然是軍閥專橫，政治腐敗，流氓土匪統制着中國。文化和教育，統治者極不看重，服務教育的，連生活問題都不能解決。他看着整個中國，充滿了醜惡愁慘

的景象，這時，心裏充滿抑鬱和失望，這心情在他的詩裏表現出來。他道：

我來了，我喊一聲，迸着眼淚，

『這不是我的中華，不對，不對！』

在這種失望和抑鬱的心情下，他用一種假想的，譏諷的字句，寫成有名的死水。在這首詩的結尾一段，他這樣歌唱着：

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，

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，

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，

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。

把『一溝死水』似的世界，『讓給醜惡來鬥墾』，自己沉醉在『藝術』裏，在追尋『美的所在』。聞一多當時抱這種脫離現實的態度。可是，軍閥混戰，炮火瀰漫着中國，人民在痛苦呻吟中，這種情形，他不能不關切。難道真的把『一溝死水』似的世界，交給『醜惡』去開墾麼？那是多殘忍可怕啊！聞一多『心跳』起來了，在心跳這首詩裏，他又唱着：

我的世界不在這方尺的牆內，

聽，又是一陣砲聲，死神在咆哮，

靜夜！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？

他的世界，實在不應該在『方尺之內』，那麼應該在那裏呢？聞一多直到十幾年以後才找到，現在，他還不能找到，他只好等待，等待一個『

奇蹟』出現。他在奇蹟這一首詩裏，這樣寫着：

我等，我不抱怨，祇靜候着

一個奇蹟的來臨。

「奇蹟」，這是多麼虛幻的東西呵！聞一多到那裏去尋找呢？

九 轉變興趣

聞一多在北京藝專住了一年，一九二六年的暑假，他再回到老家，暑假過後，他不再到藝專去了。在家裏閒過了幾個月，到秋末冬初，才接受朋友的邀約，到上海政治大學教書，這學校，是一些國家主義者辦的。聞一多到這學校來不久，他的愛女立瑛染了時疫。他對這個一生出來就被歧視的姑娘，存着深深的憐愛，爲了她的重病，他又自上海回到家裏來，冬天，立瑛天逝了，落後的農村，古老的家庭斷送了孩子的生命，他悲痛極了。

一九二七年的春天，正當中國大革命的時代，聞一多接受了革命的召喚，到了武漢，參加武漢革命政府工作。擔任政治部的藝術股長，他熱心地親自畫着反軍閥宣傳的壁畫。但是，當時的聞一多，不慣於軍中的生活，不過一個月，他就辭去職務，當四·一二政變還沒有發生的時候，他就離開了革命的隊伍。

離開武漢後，他仍舊回到上海政治大學去，但是不久，政治大學被國民黨接收了，他也就離開了學校。和朋友同遊杭州，然後再回到上海。以後又到南京。

秋天，他開始擔任南京中央大學的外文系主任，他不但教授外國文學，而且把新文學思想介紹給青年學生。那時的中央大學文學院，是一些

死抱着「國粹」，死抱着「固有文化」的「國學大師」們把持着。聞一多對那些文人非常憎恨。他自己對舊學本有深厚的根底，他想：他必須研究舊學，去發現那些古董的弊病和醜惡，然後才能打倒它。

在南京生活一年，他感到厭倦。一九二八秋後，他再回到湖北去，在武漢大學担任文學院院長了。這是他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一個起點。但是不到兩年，他又辭職走了。

離開了武漢大學，在家裏逗留一個時間，然後到山東去。在青島大學，仍舊是担任文學院院長，兼國文系主任。同時又在外文系講授英詩等課程。

在講英詩的課堂上，他對學生說：「如果我們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談

詩，而不是在這間大房子裏，我講你們聽，坐在草地上，無妨吸着煙，喝着茶，也無妨吸一口雅片。……」這段話，表現了聞一多的浪漫氣質。

他已經三十二歲了，兩腮瘦削，頭髮凌亂，帶了一副金邊眼鏡，講起書來常常拖着『哦哦』的聲音。

這時候，他很少寫新詩了。他的興趣已經慢慢改變，現在，他正把大部份時間，來研究唐詩，他的書桌上，堆滿了線裝書，和筆記本子，一本一本的，都寫得密密行行。連杜甫的朋友，都列起目錄來，叫做『杜甫交遊錄』。聞一多表現了極端浪漫頹廢的氣質，但他做起學問來，又是這麼認真嚴肅。

在青島渡過整整的兩年，這兩年中，他幫忙了幾位青年作家，自己在

文學上，尤其對唐詩研究，也有進一步的成就。他還飽賞了海的風味。到一九三二年的夏天，青島鬧學潮，他始終保持着嚴正的立場。但爲了這事，他辭職了。在遊過泰山之後。他就告別了山東。

十 鑽入舊紙堆

離開了青島大學，他來到久別十年的母校——清華，這時清華已經是個大學，在這裏，聞一多依舊是教授中國文學。

當他離開清華園的時候，還是一個青年學生，現在重新回到清華園，已經是一個中年的教授了。他看到清華園和他自己一樣成長和擴大，那綠油油的草地上，增加了不少高大堂皇的建築，科學館的設備更豐富了，圖書館的燈更亮了，板橋、流水、楊柳樹，風景像也更勝過當年。聞一多凝望着這美麗清秀的景色，動起了深長的憶念，他充滿着高興，充滿着興

奮，這也許就是他幻想中所追求的「美的所在」吧。

中國依然是「哀鴻遍野」，但是清華園的圍牆比從前更高更厚了，好像一座堡壘，和苦難的人世隔絕着。

這正是他研究古董的好地方。這時，聞一多毅然鑽入了故紙堆，在人們認為枯燥無味的古書中討生活。他曾經是個浪漫詩人，但對故國的文化，又懷着愛好的心情。他想，他不能永遠沈浸在西洋文化裏；對故國文化，他認為「不管好壞，都得弄個明白，尋個究竟。」於是在這幽靜的清華園裏，他安排好一切，來做考證和發掘的工作。

聞一多是多才多藝的，正像他的名字，本來叫做聞多一樣。他雖然多才多藝，但研究學問的每一個階段，都有專一的對象，也正像他的名字被

一位朋友加上一個「一」字一樣。現在他一心研究古董，專做考證工夫，他曾得到極大的收穫。

他做學問異常認真，他說：「做學問要嚴謹，有時候也要大胆，做考據工夫更是如此。」但他儘管是常常大胆下結論，這種結論却一定要得到好些反證後，才敢自信。經過朋友的討論後才敢決定，再經過嚴密的思考後，才發表出去，這些都證明了他認真的態度。

他有着豐富的想像力，能够把那些幾千年的古董，講解得極有趣味，比如講九歌，他用低沉的聲音對學生說：「在很遠很遠以前的時候，許多人圍繞着一堆熊熊的火，唱着他們自己的歌聲，……」用這樣有趣的話開頭，使聽的人感到富有趣味。

這個鑽舊紙堆的學者，不但保留着浪漫詩人的氣質，而且還儼然像個中國的舊名士。有一次，他講授楚辭，是在初夏的黃昏，七點鐘，電燈已經亮了，他高梳着濃厚的黑髮，架着銀邊眼鏡，穿着黑色長袍，抱着他那數年來鑽研所得的，大疊大疊的手抄稿本，像一個道士似的，昂然走進教室，學生們亂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後，他也坐下了；但並不立即開講，卻慢慢地掏出自己的紙煙匣，打開來，對着學生們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齒，藹然一笑，然後問道：「那位吸」？學生們笑了。於是他自己擦火吸了一枝，使一陣煙霧在電燈下，更澆重了他道士般的神態。於是，像念「坐場詩」一樣，他搭着極迂緩的腔調，念道：「痛——飲——酒——熟——讀——離——騷——方得爲真——名——士！」他便開講起來。

這樣一個近乎頹廢的「文人」，後來會生活在人民中，成爲人民的戰士，也許人們會覺得突然吧，但是，說突然也並不突然，我們且看他以後的生活吧！

在這個時期中，聞一多對古藉的研究，有了輝煌的成績，他已在寫着周易義證類纂、詩經今譯、莊子內篇校記、樂府詩箋、杜少陵年譜、楚辭校補等著作。

但這不是他主要貢獻，主要的貢獻，是在後頭。

一一 脫離了人民的生活

「九一八」以後，日帝國主義的勢力，步步侵入華北，蔣介石的反動政權，對帝國主義是一再的屈服。中原災荒遍野，江南是殘酷的內戰，蔣介石在法西斯德國的技術援助下，不知殘殺了多少人民。他們宣傳獨裁，抑殺民主，使全中國人民過着悲慘的日子。

但清華園是安靜的。高厚的圍牆，與悲慘的人世隔絕着。嗅不到血腥的氣味，教授的待遇又是豐厚的。聞一多在這裏生活過得很好，他看不見人民的苦難，更看不見人民的英勇鬥爭，他是在「象牙之塔」裏，靜心研

究他的學術。

在清華園裏，他住的是新南院七十二號，房子寬闊，門前有一塊青綠的草地。夏天的晚上，就躺在這草地上看星星，和孩子們講故事；冬天，也是在這塊草地上曬太陽，教孩子遊戲。聞一多的生活，可說是舒適極了。

這時的聞一多，和他的一些同道者一樣，以『清高學者』自居；對當時的救亡運動，新文化運動，沒有積極的參加。

進步的作家，如魯迅先生等，當時正站在文化戰線上，對外來的侵略者，以及國內反人民集團，作激烈的鬥爭，但聞一多和一些同道者們，對重慶，卻表示合炎和不贊的態度。寫也門是『每辰』，是『急功好利

之徒』。而稱他們自己是『京派』，是『清高學者』。

但是以後，當聞一多和人民生活在一起，成爲人民的戰士的時候，他瞭解了這個錯誤，他深深地懺悔了。這正表現：聞一多是永遠追求真理的。

但現在，他還沒有接近真理，他還是一個『京派』的『清高學者』。所以當一二九學生運動熱烈展開的時候，他雖然對這運動懷着同情，但終不能和學生們站在一道。雖然他也認識了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，認識了民族的危機，但他早說過，把世界『交給醜惡去開墾』，自己仍然躲在『象牙之塔』裏，研究他的學問。

一一 看到了人民的苦難

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，天天在加緊，一九三七年，七七事變發生，在全國一致的呼籲下，抗日戰爭開始了。北平很快地陷入敵人的魔掌，聞一多不得不收拾書房，捲起行李，懷着依戀，離別了故都，離別了美麗的清華園。

他懷着興奮的心情，又回到那古老的家中了。這次在家，度過一個較長的假期。

清華大學遷到湖南，和北京大學、南開大學合起來，組成國立臨時大

學，法、理、工三學院設在長沙，文學院設在南嶽。

假期很快地過去，十一月一日，臨時大學開始上課，聞一多又捲起行李，離開了古老的家。

他先到長沙，在那裏，天天和同事學生們談着戰局，看着報紙，研究地圖，討論抗戰中的種種問題，大家都很興奮。隨後他又遷到南嶽。南嶽離長沙不遠，但報紙要三天才能到達，戰事和政局和他疏遠了，他依舊刻板地教課，課餘就玩玩山水。

戰局發展得很快，南京又撤守了，敵人進攻到武漢的外圍，長沙在敵人的轟炸中。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底，學校決定遷到昆明去。聞一多又要走了。

教授們有些已經先去昆明。學生呢，有大批從軍，或隨軍到戰地去工作，也有不少到西北抗日根據地去學習，和參加更實際的工作。剩下來要隨着學校繼續讀書的，分做兩批，一批是女生，和身體不好的，乘火車到廣州，再經過香港、海防，由滇越鐵路到昆明。另外一批有二百多人，組織了湘黔滇旅行團，作長途的步行。

聞一多放棄了乘車坐船的舒適，加入這個旅行團，和二百多個青年一起，作三千五百里的步行。這時他正好四十歲。是年富力強的時候。

二月十九日，旅行團出發了，他們先坐船從湘江入洞庭湖，經過四天的水路，到益陽登陸，再開始步行。

這次的長征，聞一多得到很多新鮮的印象，尤其走到雲貴邊境，聞一

多第一次看到人間最貧困的生活，那裏的人民，多是掙扎在死亡線上，七八歲的大姑娘沒有衣服穿；路邊拾來的一些鹽屑，泡着幾片青菜葉，加上一些玉蜀黍磨成的碎粉，就是這些同胞很好的食品了。對這種悲慘的情形，聞一多懷着無限的同情和憐惜，他懷疑這些人民爲什麼這樣善良，把自己辛苦得來的收穫，獻給那些不勞而獲的人們。他還沒有澈底了解這種悲慘的根源，更沒有認識解救這種悲慘的道路。但他以後終於會瞭解會認識的，當他一旦瞭解認識了，這一路看到的情形，更加強了他的瞭解和認識。

這三千五百里的旅程，一共走了六十八天，四月二十八日，旅行團到了昆明。

由於旅行中的勞頓與匆忙，許多人都已滿面鬍鬚，聞一多的鬍鬚，更是豐茂美好，他決心要到抗戰勝利才把它剃掉。

一三 開始了貧困的生活

國立臨時大學遷到昆明以後，改稱西南聯合大學。爲了昆明一時找不到那麼大的校舍，所以把文學院暫時設在蒙自。聞一多教的是文學院的課，自然要到蒙自去。

在蒙自只有一個學期，聞一多仍然「閉門讀書」。他對抗戰的看法是樂觀的，他反對同事們「敗北主義」的言論，但不願和他們爭辯，他早說過，把世界「交給醜惡去開墾」，這種思想還沒有轉變，他依然埋頭研究他的學問。

西南聯大慢慢地在昆明建築起校舍。這就是後來被稱做「民主堡壘」的所在。文學院搬回來了，聞一多也就來到昆明，同時他把他的夫人和孩子們也接了來。起初一段短短的時間裏，生活還是安適的。但是這下子安定的日子不能長久了。

一九三九年秋初，敵機開始空襲昆明，在第一次的轟炸中，聞一多爲了奔走尋找他的孩子，頭部被彈片擊破了。傷口一好，他就回到書本中，而且，著作、講授，都顯得更認真了。

昆明的湖山景色是秀麗的，他常常和學生們一起爬山、泛舟。這年暑假，有名的話劇原野在昆明演出，聞一多擔任舞臺和服裝的設計，這次演出的成績，轟動了大後方。也表現了聞一多的藝術天才。但這些並沒有擾

亂聞一多的研究工作，他仍然沒有脫離古紙堆裏的生活。

暑假過後，聞一多請求學校給他休假一年（照規定，他也已經到了應該休假的年度），搬到離昆明八十里的一個小縣，叫晉寧縣，他計劃在那裏安靜度過假期。

在鄉間，雖然可免空襲的恐懼，但是，另一個重大的威脅，降臨到聞一多的頭上了。抗戰越來越艱苦，物價不斷的向上爬，到了一九四〇年，爬得更快了。聞一多一家八口，住在鄉村的房舍中，飲食疏淡，開始了貧困的生活。但他沒有埋怨，他相信他的生活還是比前線戰士好。曾經有人對他的貧困表示同情，他說：「我們過去享的福也太多了，現在吃點苦也是應該的。這是戰爭中必然的情形。」

在這一年的假期中，他安心過着貧窮困苦的生活，專心於他的著作和研究。除了易經、詩經、楚辭之類的古書外，他還進一步研究古代的甲骨文、古代神話、古代民俗。根據這些材料，來追究中國民族遠古的生活方式。龍鳳龜麟這四種動物，在古老的中國，一向被當做崇拜的對象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聞一多研究到這個問題，他認為這四種動物原來是中國民族的「圖騰」，他發表一篇很長的文章，來分析這個問題。敘述他的見解，這種見解，引起很多學者重視。

這時，聞一多的考古工作，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。

一四 等待「奇蹟」的來臨

聞一多在鄉間住了一年，這一年中，一切都在變。尤其皖南事件以後，反動政府已經更明顯地在做反人民的勾當。無數青年被殺被捕，聯大許多優秀的學生，都受威脅而不得不離開學校。當時的昆明雖然存在着比較同情進步的地方政權，但是，聯大學生的蓬勃精神，和熱烈的學習空氣，已經受到摧殘，民主活動也顯得冷落了。

滇越、滇緬，這兩條通到外國去的鐵路，輸送了不少物資到昆明來，使昆明在艱困的大後方，顯得畸形的繁華。蔣介石政府拚命印鈔票，造成

無止境的通貨膨脹，物價漲得更快了。在這畸形繁華的昆明，大多數人是生活在飢餓的邊緣上。

有許多經不起考驗的文人，爲了追求一點物質的享受，離開了自己的崗位，改行了，賺錢去了。聞一多有好些朋友，就走了這一條路。

在這樣的情形下，聞一多在鄉間度完了休假的生活，回昆明來了，他看到這種更加醜惡的現實，心中有了更多的憂鬱。

但他沒有向醜惡的現實低頭，他在生活的重壓下，繼續着他莊嚴的工作，埋頭研究，認真教書。

昆明的人口不斷增加，房子不但租金貴，而且很不容易租到，聞一多只好和他的弟弟（文學家聞家驊）擠在一起住，房子是破舊狹小，而且潮

濕陰暗，每天爲柴米油鹽苦惱，預支薪水，借債，變賣衣服，這樣過着日子。

敵人對昆明展開了疲勞轟炸，每天都要奔命逃避，除了生活的窘迫外，又加上了死亡的威脅，於是聞一多兄弟不得不搬家，搬到昆明西郊的普吉鎮去住。兩間狹小陰暗而骯髒的樓房，住着兄弟兩家十一口，房東是開客棧的，終日可以聽到吵鬧和咒罵的聲音。他們每天照例吃着醃菜、醃豆腐，和用白水煮的白菜米粉，聞一多把豆腐叫做『白肉』。

在普吉鎮住了兩個月，再搬到昆明的北郊陳家營去住，房子比較寬了一些，但是生活更接近了絕境，聞一多捆緊肚皮，仍舊堅持下去，三頓飯改爲兩頓，兩頓還是沒有辦法，就吃一頓乾飯一頓稀飯。最後，連菜裏的

一滴豬油也取消了，白菜也沒有了，用豆渣代替，有時候想加點葷，便到田裏捉些蝗虫，用油炸一下，加點鹽，當作蝦子吃。柴炭貴了，沒法洗熱水，早起便帶着一家人，到河邊去洗臉。他不祈求別人的幫助，也不祈求親友同情，他告訴孩子說：『正因為我們公正清高，不做貪官污吏和發國難財，才寧願捱餓，窮也窮得硬。』聞一多這時候，就是以這樣的態度生活着。

他從沒有因為生活的困苦，影響到他的工作，他不輟地研究他的學問，認真地教他的書，從來沒放鬆過。他從不耽誤學生的學業，不隨便糟蹋上課的時間，家與學校雖然有那麼遠的距離，坐車是談不上的，但他總是準時走進講堂，拍一拍身上的灰塵，就開始講授，講得興奮，講得有

趣，好像心裏沒有一點憂鬱。下課了，許多學生圍着他問長問短，他肚裏雖然飢餓，還是慈祥地笑着，給他們一一解答。還要在校舍門前看看學生的壁報，然後匆匆趕回家去，在家裏，還要教育自己的孩子，安慰多病的妻，奔走告借，張羅明天的柴米。

暑假過後，清華大學設立一個文科研究所，所址在昆明東北郊的龍泉鎮司家營。聞一多主持中國文學部，他把一家都移到司家營去，和許多同事住在一起，研究工作做得很緊張，常常到深夜還沒有睡覺，他繼續整理關於詩經、易經、楚辭的著作。而且還進城上課，講授易經、莊子等課程。

由於更深入的研究，聞一多對於傳統文化，開始有了一種新的看法，

如果依據這個看法，過去對傳統文化的評價，就要全部推翻，但是這種看法，在這時候還是模糊的，他心裏充滿了矛盾。

不但對學術是如此，對於學術以外的一切，他一樣是存着疑惑，幾年來，這個象牙塔裏的文人，已經摔到人民中，看到人民疾苦，而且自身受着這種疾苦，政治是這麼黑暗，現實是這麼醜惡，有良心，有骨氣，有學問，有熱情的聞一多怎麼不疑惑呢！

然而，這時他還沒有尋到解決這種疑惑的道路，他還是容忍，還是等待，等待什麼呢，他很早就說過，等待「奇蹟」的來臨，可是「奇蹟」呵，什麼時候到來呢？

一五 恍然大悟

一九四三年，戰爭進入了新的階段，蘇聯已開始大反攻，太平洋上的盟軍，已經擋住了法西斯日本的瘋狂進攻。可是在中國的土地上，軍事是繼續的失敗，經濟更加不安定，政治更加的黑暗腐敗，蔣介石政府的反動作爲，是更瘋狂了。聞一多心裏的矛盾、苦悶、疑惑也更多了。他沒法解決這種矛盾、這種苦悶、這種疑惑，『奇蹟』永遠不會來臨，他必須尋求一條出路。

那種模糊的新看法，時時出現在他的腦子裏，他開始用這種新看法來

解決心裏的疑團，呵，一切疑惑，用新的看法是那麼容易得到結論，於是他內心充滿了惶惑，他在舊紙堆裏摸索了半生，沒有摸索真理，如今他已經接近真理了。舊的觀念和新的看法，在他心中搏鬥，終於新的看法勝利了。他開始有計劃地去學習、去嘗試，用新看法去評價過去研究的東西，他終於決心清除腦子裏的舊觀念。

他開始閱讀新哲學的書籍，讀辯證法唯物論，讀政治經濟學，於是他恍然大悟了，他鄙視自己過去是「一個觀念論者而已」。

他讀着魯迅的著作，敬佩魯迅的思想，敬佩魯迅的人格，因此在一次魯迅紀念會上，他說：「從前我們在北平罵魯迅，看不起他，說他『海派』，現在，我要向他懺悔，我們罵錯了。魯迅對，我們錯了。海派爲什

麼就要不得？我們要「清高」，清高弄得國家這步田地……。」

他又研讀中國共產黨整風運動的文獻，根據文獻的指示，他勇敢地檢討自己的過去，批評自己的生活思想。

他的新看法原來還是模糊的，現在完全弄明白了。以後，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，他說：「政治是最尖銳的人生，人生觀就是政治——反對政治與不管政治也是一種政治，社會動物即是政治的動物。」再進一步，他又說：「政治即是階級的協調，當社會階級鬥爭最尖銳時，就產生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，各個人就拿自己的階級意識支持其政治理論，推廣而成爲所謂人生觀，所以談思想而不涉及政治，談政治而不提到階級的經濟基礎，都是有意的或無意的躲閃問題，而不是真正的去解決問題。」

開一多此後就根據這個正確的認識來分析問題，於是自己過去的生活態度，做學問的態度，以及中國的傳統思想，一切都要加以清算了。

一六 清算過去的生活態度

聞一多清算了過去名士文人式的作風，現在開始他的新生活了。

他一方面教導學生，一方面也向學生學習。當他教課的時候，不再談「痛飲酒熱讀離騷方得爲真名士」，和「不妨吸一口雅片」之類的話了。他講授中國古文學，或者提到孔墨老莊的時候，都參入了更正確的批判。他認爲：古代詩人屈原，是「人民的詩人，爲人民寫詩，爲反抗昏亂的政權，效忠人民而死。」

他好久沒有寫新詩了，朋友介紹一本田間的詩給他看，（田間的詩，

句子簡短、精鍊、素樸、有力。」他初看說道：「這叫詩嗎？」但是再看，他說：「唔，這是戰鬥的聲音。」他又聯想到蘇聯詩人馬耶可夫斯基，稱讚他們是「人民戰鬥的鼓手」。於是聞一多回到新詩裏來，他已經不再是當年的「新月派」，而是把詩和生活扣緊在一起了，他指導青年作者們，走上好的路上去。他誨人不倦，在鼓勵人們走上新的道路的時候，他不惜用「現身說法」：「怕什麼，我以前還是新月派呢！」

他回憶起自己的童年，自己的家世，和那嚴厲而冷酷的教育，他想，多少的童年人呵，在遭受着那種傳統教育的束縛，他把許多事情聯緊起來，從個人到社會，從家庭到國家，都可以看到一個儒家的陰影，這個陰影在支持「宗法」的權威。現在是必須摧毀這個權威了。他先從自己做起，

對待妻子兒女，也都採取了民主的作風，使家庭充滿了愉快。

有一次，他因為煩燥暴怒，把吵鬧的小女孩子打了幾下，其他四個孩子對父親給小妹妹的體罰立刻提出抗議，於是，他向孩子們道歉，而且說：「這都是傳統家庭作風，和傳統家庭教育的餘毒，我正在糾正，但仍然有這錯誤，是應該慚愧的。」孩子們聽了這話，都感動了。聞一多已經完全拋棄了傳統的教育方法，他拋棄了束縛和管教，用誘導代替督促，使孩子們有自動自立的精神。

他清算了過去近於狂傲的習性，而且痛恨那些注重「身份」，裝腔作勢的人了。他反對虛偽，主張坦白，「是怎麼樣，就怎麼樣」，絕不虛飾。他成爲魯迅所說的那種人：敢笑、敢哭、敢怒、敢罵、敢說別人所不

敢說的話了。他努力和青年接近，親切地、誠懇地對待他們，進而和他們生活在一起，息息相關，因此，當他走上人民的道路時，他就成爲人民的導師。

一七 「手工業」和火熱的論文

生活把聞一多壓得透不過氣來，一九四四年的五月初，他從司家營搬到昆明西城的昆華中學來住，並在昆華中學兼任國文教員，這樣他每月可以領到一擔米和一些錢，補貼他一家的費用，使一家人減少飢餓的威脅。他用愉悅的心情，和許多中學生相處，他不用教授大學生的方法了，他把深奧的課本，用最淺近的說法，使學生理解，這樣使他自己也增加了經驗，這個經驗，將幫助他與人民接近。

收入增加了一些，飢餓的威脅是減少了，但是營養非常不足，妻子是

多病的，孩子和自己的健康都不能保持，朋友們看到這種情形，都爲他不平。他帶着苦笑說：「已經好多了！」朋友們爲他想出了一條生路，那就是刻圖章。聞一多是藝術家、金石家，對彫刻是有興趣的，朋友們勸他「公開治印」，他同意了，於是昆明的市上，出現了「聞一多治印」的「潤例」。

昆明接近出產象牙的地方，那裏的人很喜歡收藏和欣賞牙章，因此聞一多的「生意」不壞，印章源源擁來，白天也刻，夜晚也刻，刻得手指頭起了大疙疸，眼睛花了，手發抖了，爲着一家人的生活，他還是刻，他解嘲地說：「我是個手工業者」，就是這「手工業」，使聞一多的一家脫離了半飢餓的生活。

授課、研究、刻印，聞一多日夜忙碌着，沒有一點休息的時間，他還要拚命寫文章，現在寫的文章，已經不再是死水裏的態度，而是與現實緊密地連繫着了，世界不再『交給醜惡去開墾』，而是要由自己，由人民來開墾了。

他寫了一篇可怕的冷靜，斥責知識份子對現實的沉默態度。他又寫了愈戰愈強、一個白日的夢等等，一大批火熱的論文，對現實展開正面的攻擊。接着他又寫了家族主義與民族主義、關於儒、道、土匪、『畫展』等等批判知識份子的思想與言行。反動派標榜儒家，主張復古，好配合政治上的反動措施。聞一多寫了一篇論復古的空氣，痛斥復古的反動無稽。

在這年的五四紀念會上，他告訴學生：『我雖然長期的脫離了現實，

但我二十年來的研究，在今天總算得到結論了，五四運動所毀了的孔家店，又死灰復燃了，我要重喊打倒孔家店，我相信我夠資格喊打倒，孔家店的一切祕密內容，我都熟悉的，我可以把它一起拆穿，現在大家又再提出五四的口號，我是願意和你們聯合起來，和大家裏應外合，整個摧毀毒害民族的思想。」

聞一多的聲音，感召了無數的青年，這些青年，都團集在他的周圍，接受他的領導。

一八 走上人民的道路

「手工業」使他一家脫離了飢餓，但他心裏却有了更多的憤怒，因為他的認識更深刻了。三千五百里的長途步行所看到的情形，幾年來住在鄉下所得到的印象，這時都盤旋在他的心中，他想着不幸的人民，生活比他最艱苦的時候還要艱苦。他自己捱過餓，但是只要辛勞，還可以博得溫飽，善良的人民辛勞了一生一世，還是不能得到溫飽，爲什麼呢？因爲他們受着殘酷的剝削。聞一多已經更清楚地認識了罪惡的根源。

聞一多正充滿了憤怒的時候，他又看到另一種殘酷的現實。

他從昆華中學走到聯大校舍，要經過昆明西郊的環城馬路，敵人打到桂省以後，這條馬路上，常常可以看到許多病兵，面黃肌瘦，穿着骯髒的軍裝，赤着的腳上，流着膿血，他們走不動了，可是那些滿面紅光的長官們，用鞭子抽着他們，抽得皮破血流，只好勉強移動着脚步，有的到了嘴唇發白，兩眼變黑，終於戰抖地倒下去，死了。於是，長官高興的話，就叫還沒有死的病兵抬去埋掉，不高興的話，就讓屍體躺在路旁腐爛生虫。

聞一多看到這種現象，憤怒得全身發抖，這時有一個教導團經過昆明，其中有一個聞一多的侄兒，他向聞一多訴說軍隊裏的黑暗與腐敗，使聞一多更深切地了解反動政權的罪惡。他不能再袖手旁觀了，他想起了魯

迅的話：『有一分熱發一分光』，他挺身而出，爲人民而工作了。

可是，一個人單獨的努力，效果是不大的，必須無數人聯合起來，效果才會更大，於是聞一多決心走到人民中去，獻身於民主運動。

這時候，他和當時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來往已漸密切，閉門深思了一個禮拜之後，終於勇敢地決定了，他正式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。

一九四四年的冬天，昆明民主周刊創刊，聞一多擔任編輯委員，同時也擔任了民盟雲南支部的委員。

從此，他和以前的同道，一些自私的知識份子分道揚鑣，走上人民的道路，走上新生的道路，向反人民集團宣戰，爲人民的解放而奮鬥了。

一九 獻身於民主運動

聞一多勇敢地、熱烈地、獻身於民主運動。雖然反動政府在加緊殺害青年，摧殘民主。但昆明的民主運動，在比較有利的條件下，還在向前進展，但起初還是以學校為主體，尤其被譽為「民主風暴」的聯大。

聞一多知道民主應該屬於人民大眾，不能局限在學校裏，所以在校內民主精神普及之後，他便努力把民主運動擴展到社會上去。他接近了學生，接近了青年，又接近了人民大眾。

桂林失守，敵人打到了貴州邊境，抗戰進入了最危急的關頭，聞一多

和其他的民主人士，喊出了保衛大西南的聲音。雙十節到了，他們選開了一個擴大紀念會，會場在昆明市中心的昆華女中操場上，萬千的羣衆，參加這個有意義的大會。反動派着急了，特務在人羣中投擲巨響的爆竹，企圖搗亂會場，羣衆一時會起了很大的騷亂，但李公樸沉着地，用最洪亮的聲音鎮定了人心。恢復了秩序，特務們第二次搗亂的時候，已經沒有效果了。這次大會中，聞一多有力地宣讀大會宣言，這個宣言是由他潤色和抄錄的。宣言嚴正地反對蔣介石政府的反民主作爲，並提出了具體的主張，如保障人民身體言論集會結社自由，釋放漢奸以外的政治犯，改革財政經濟，減輕平民痛苦，提高士兵待遇，平均分配全國軍隊的裝備與供應等。大會並喊出了『保衛大西南』的口號。

這是代表當時全國人民的主張，所以大會開過以後，重慶、成都、貴陽各處，都振奮起來，跟着昆明，各地的民主運動也發展起來了。

雙十節過去，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到來了，這是被反動派取消了的雲南護國紀念日。三十年前，雲南人民和全國人民，打倒了獨裁專制的袁世凱，三十年後，蔣介石政府依然和袁世凱同樣的瘋狂，所以這個紀念日，意義特別深長。

雲南大學的操場上，齊集着萬千的羣衆，主席台上有各界領袖，有民盟負責人，還有當年參加護國起義的幾位老先生。他們憶念當年的情形，再看看今日的情形，不禁感慨地說：「現在是民國三十三年，怎麼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去一樣呢？爲什麼有人要討厭護國紀念呢？袁世凱難道沒有

死嗎？」羣衆大聲回答：「是的，沒有死！」於是老先生笑了，「我們真是老糊塗了」。

大會進行着，聞一多在羣衆的歡呼聲中，走上了主席台，用響亮的、激昂的聲音演說，羣衆被他有力的演詞感動着，最後他說：

今日我們所需要的仍是民主，要打倒獨裁！我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更強大了，我們要從昆明開始，繼承護國的精神，擴大民主運動！

台下馬上起了一片熱烈的呼聲，「我們要擴大民主運動」！羣衆要遊行，青年們自動排好了隊伍，開始遊行了，他們把會場的聲音，傳遍了全昆明，傳遍了全中國。

聞一多參加在青年的隊伍中，和青年一樣跳躍，一樣呼喊，一直到走

完了遊行的路程，他在羣衆面前高呼：

這是人民的力量；

這是人民的力量，所以他是偉大的，無可抗拒的。

這是時代的洪流，使反動者不寒而慄！

聞一多的工作更忙碌了，他日以繼夜地，奔走呼號，參加時事晚會、演講會、文藝座談會等等。一方面還要忙於生活，忙於教課，忙於寫作，忙於他的「手工業」。

人民崇敬他，人民愛戴他，必然的，反動派憎恨他了。警告、「勸說」，都沒有效果，接着便成爲「黑名單」上的人物。由於各地的聲援，他總算還可以繼續在聯大教書，但昆華中學的兼職，是被迫辭掉了，從

此，一担米、一點錢的補助也沒有了。於是他搬到西倉坡聯大的新宿舍去住。

一年很快地過去，這一年中，昆明的青年，在聞一多的領導下，得到許多鼓勵和經驗。

五四又到了，盛大的紀念會在雲南大學的操場上舉行，天下雨了，羣衆移動着，聞一多大聲說：『這是天洗兵，勇敢的人走攏來！』羣衆馬上穩定了。這次紀念會，把民主運動更推進了一步。這年紀念五四所喊的民主，是一種新的民主，與二十餘年前所喊的民主是不同了，是進一步了。

二〇 反對內戰呼喚和平

一九四五年的八月，日本投降了。聞一多一聽到勝利的消息，和同事們盡情一醉後，就在一家小剃頭店裏，把他留了八年的美鬚剃掉。

可是，剃得太早了。八年的艱苦抗戰剛剛結束，蔣介石反動政府不顧人民的死活，又發動了殘酷的內戰。

聞一多和其他的民主人士，領導着昆明的反對內戰運動。反動派特務除了恐嚇之外，已經有毆打和暗殺的陰謀，許多朋友都爲他耽心，但他不怕，而且加緊了工作。

和平談判在重慶開始了，人民盼望着和談能夠成功，可是種種現象證明了蔣介石沒有誠意。就在這時候，十月二日，昆明的政局，起了一個變化，蔣介石的軍隊趕走了地方政權，雲南省政府被「改組」。從此，昆明的情況，和過去不同了，誰都知道，只要是蔣介石直接統治的地方，一切措施，都是走到反動的極端，從此昆明的民主運動，是更艱苦了。但儘管這樣，人民是不會屈服的。

重慶的談判，結果簽訂了「雙十協定」，但是反動派仍然在進攻人民的軍隊。內戰打得更激烈了。爲了使一般人對內戰的原因，有正確的瞭解，幾個大學聯合舉行時事演講會，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會場設在雲南大學，這時反動政府公佈一個命令，禁止集會和遊行，而且命令雲南

大學不得借用會場。於是會場只好移到聯大，羣衆熱烈地來聽講，差不多有一萬人。

演講會正在進行的時候，牆外響起了槍聲，羣衆雖然有些驚慌，但大會繼續進行着，最後輪到聞一多演講，他爲了聽衆的安全，縮短了講話的時間，他提醒大家注意今天的暴行，鼓勵大家參加反內戰的運動。

演講會以後，決定了反內戰罷課的行動，學生組織了宣傳隊，向市民宣傳反內戰的主張，他們受到特務們的棍子、石頭、手槍、刺刀等等的沿街追打。

十二月一日，穿着制服的暴徒幾百人，打到各個學校裏來，聯大四位優秀的學生被殺死了，這就是轟動全國的一二·一慘案。

一二·一以後，聞一多依然勇敢地領導着青年，繼續反內戰的運動。於是各處散佈着謠言，說是要用巨金收買聞一多的頭顱。然而，這並不足以阻止聞一多的勇氣。

政治協商會議開始了，由於民主黨派的讓步，終於成立五項決議。但反動派對和平是沒有誠意的，在政協開會期中，一連串發生了『滄白堂事件』、『較場口事件』等等摧殘民主的無恥行動。然而，由於民主黨派的讓步，政協總算開成了，聞一多懷着樂觀的心情，領導學生和青年，舉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，同時聲援較場口慘案，和要求懲辦一二·一的凶手，會後又作了一次熱烈的遊行。

不久，政協的五項決議，又被蔣介石撕毀了，從此和平運動顯得更艱

苦，可是，聞一多沒有灰心，他加緊工作着。

一一一 爲了人民，視死如歸

反動派特務捕人、殺人、打人，使整個昆明充滿了恐怖。自然，聞一多是他們殺和捕的對象。

特務們開始卑鄙的作爲，他們把聞一多帶上「紅帽子」，說他是共產黨，給他起一個俄國的名字，叫做「聞一多夫」。他們用標語、小刊物，作下流的攻擊，說聞一多拿俄國的津貼，說他爲了家庭生活困難，才這樣憤慨，還有，「勸」他學屈原，去跳昆明湖等等。

可是聞一多對這些無恥的漫罵，沒有去管他。他堅定地繼續他的工

作，和青年在一起，指導青年，教育青年，而且向青年學習。

青年們問他：「怎樣和人民在一起？」

他說：「和人民在一起，就是說自己本身做人民的一份子，在他們之內，而不是在他們之上，要愛人民。」

「怎樣愛呢？」

「從心裏就愛起，和受難的人在一起，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來，都不覺得他髒。」

「這不是很痛苦麼？」

「是的，這是很痛苦的事情，這是因為我們大家的出身，大都是剝削人的，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。只有改造自己的思想，才能和人民團結

起來，發揮最大的力量，去創造新生的中國。

聞一多在領導着青年，走上這條正確的道路。

抗戰既已結束，聯大要復員了。一班一班飛機，把同事們送走了。六月二十日他第二和第三的孩子，跟着叔叔先到重慶去，再由重慶去北平。他自己決定在七月十日以前，帶着妻子和其餘的孩子走。

昆明的人担心聯大走了，特務份子會更橫行無忌，果然，當聯大學生走完的那天晚上，李公樸就被暗殺了。

李公樸死了，聞一多不能走了，他要替李公樸辦好喪事才能走。

外面風聲很緊，說是繼李公樸之後，就要暗殺聞一多。朋友勸他避開，可是他拒絕了，他明白，參加民主運動，就要有死的決心。他勇敢地

繼續主持一切的工作。

聞一多手裏拿着特務的恐嚇信，妻子患着心臟病，呻吟在床上，她請求他爲了一家人，不要出去。他說：『事已至此，我不出去，怎麼對得起死者？萬一怎樣，我也顧不了。』

他堅決地走了出去。

一二一 聞一多倒下去，千萬人站起來

這是李公樸死後的七月十五日，治喪委員會請李夫人演講李公樸殉難的經過。聞一多也到會演講。

會場裏佈滿了特務，當李夫人泣不成聲的時候，幾千聽衆都不禁流下了眼淚，那些特務們却在會場抽煙、說笑、胡鬧。這時候聞一多跳上了講台，用憤慨的沉痛的聲音開始講話。他說：

「這幾天來，大家曉得，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。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，該遭這樣的毒手，他只不過用嘴、用筆、寫出了說

出了千萬人心中的話，大家有筆有嘴，有理由可以講可以寫呵，爲什麼要打、要殺，而且偷偷模模的殺！」

他挺起了胸膛，聲音更強大了：「在這裏，有沒有特務，你們站出來，你是個好漢的話，有理由，站出來講！」聽衆熱烈地鼓掌，可是卑劣的特務，那裏敢正大光明的站出來講呢？接下去，聞一多的聲調更有力了：「打了人，殺了人，還要誣蔑人，說什麼『桃色案件』，說什麼共產黨殺共產黨，無恥呵，無恥呵！」聽衆又是熱烈的掌聲，聞一多堅定地繼續下去：「這是反動派的無恥，是李先生的光榮！李先生雖在昆明長時期領導民主運動，現又回到昆明貢獻了他的生命，這是李先生的光榮，也正是昆明人民的光榮。……特務們，你們想想，你們還有幾天？真理是一定

勝利的，反動派的無恥，就是李先生的光榮，反動派的末日，就是我們的
光明。」又是熱烈的掌聲。

接着，他略略降低了聲調，沉痛地對時局發表了意見。最後，他又咆
哮起來：

「反動派，你看見一個倒下去，可也看得見千萬個站起來！」

「正義是殺不完的，因真理永遠存在。歷史賦予昆明的任務，民主與
和平，我們昆明青年，也是全中國青年，必須完成這個任務！」

「爭取民主是要付代價的，我們每個人，都像李先生一樣，跨出了
門，就不準備再跨回來。」聽衆狂熱地鼓掌了，聞一多的話，深深地刻在
聽衆的心裏，刻在全中國人民的心裏。

散了會，青年們擁着聞一多離開會場。到了家裏，向那正在焦急中的妻子說：『我回來了。沒事，別怕。』可是，自從投身民主運動以後，聞一多就忘記了辛苦與疲勞，回到家裏，他的妻剛安下心來，不到半個鐘頭，他又出去。他說：『跨出了門，就不準備再跨回來！』真的，這次不再跨回來了。

聞一多匆匆趕到民主周刊社去，主持記者招待會，在這次招待會上，他講述了反動政府破壞政協決議，發動內戰的經過。招待會結束了，差不多六點鐘光景，聞一多的長子立鶴來接他，伴着他回到聯大宿舍去。

宿舍的附近，已經埋伏了特務，由兩頭向他包圍，就在這時候，這位勇敢的、偉大的民主戰士，被反動派暗殺了。他的大兒子聞立鶴爲了救護

父親，也被鎗擊受了重傷。特務用來殺害他的武器，是美國製的新式手鎗。

聞一多倒了下去，但千萬人站了起來。

聞一多說過：『……讓未死的戰士，踏着血跡，再繼續前進，並且不惜匯成更巨大的血流，……直到每個反動者戰慄地倒下去！』中國人民，中國青年，是踏着聞一多的血跡，繼續前進了。而『每個反動者』，真的已經要『戰慄地倒下去』了。

